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電影《長津湖》觀後

潘國森

剛看過電影《長津湖》，有網友問感覺如何？這回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的中年漢」（Educated adult male）一起入場，影評難免會比較嚴苛。其他朋友不是看戲的心情，便批評電影的史實不夠準確，電腦動畫雖可觀，但是那個年代武器的真實威力並非如此等等。個人的意見是：「場面可以，劇情普通。」畢竟這是電影，容許有煽情的「藝術加工」，觀眾不宜用歷史紀錄片那個精準度去看。感受比較深的，美軍掌握絕對的制空權，人民志願軍面對這樣艱難的局面，就顯得十二分的悲壯了。

我們這些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香港小孩」，對於「韓戰」（香港社會習慣直譯英文的Korean War）的認知，多年來只單方面接觸「親美」的說法。小時候聽說當年在「韓戰」上，中國使用「人海戰術」，驅使平民拿起農具衝向敵陣云云！然後還說有美軍用機關槍掃射，殺敵過多而不忍再狂發子彈。那時候對這些不合情理的說法深信不疑。現在回頭去看，其實我們這些「香港小孩」自小受到美式電影「洗腦」，美國大兵哪有如此仁慈？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官方對於「抗美援朝」這一建國後的頭等大事，才有較多的話語權。有歷史學家認為，交戰的四方之中，只有中國人民志願軍紀律最為嚴明，沒有涉及屠殺平民的戰爭罪行。其餘北方的朝鮮、南方的韓國和美國三方的軍隊都有殺戮手無寸鐵平民的罪行。

電影與電視都有非常強大的教育功能，過去香港政府和民間私營傳媒機構都未有善用此一利器。中國的電影業和電視業要急起直追，補足中國整體軟實力的短板。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大學時，好像是英國廣播公司攝製了一輯以科技發展史為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名字忘記了，到互聯網上仍未找到相關資料。那時我們有「科學與科技」、「工程師與社會」之類的課，洋人老師還安排過在課堂上播這片。記憶中當然是用歐美社會主流意識的視角去編排和剪裁歷史資料。這就是他們的軟實力。重點只講工業革命，卻隱瞞了殖民者在亞非美三大洲大規模殘酷掠奪和破壞，這是歐洲人能夠累積得到日後足以成就工業革命資本的主因。

2019年的電影《流浪地球》，打破了美式電影幾近壟斷的文化宣傳，今年的《長津湖》亦能一新我們這輩「香港小孩」的耳目。不過作為「Educated adult male」，筆者會更喜歡百集大型電視紀錄片《中國通史》，這是2016年的舊作，由中國廣電總局和社會科學院共同監製。這樣更忠於史實、內容更詳盡的大製作，更合我們這些讀過點中國歷史「Educated adult male」的脾胃，可以補充一下先前所學的不足。

香港的電視台應該撥出更多的廣播資源轉播這些大製作，避免重複過去長時間任由外國軟實力影響我們「香港小孩」的失誤。

思旋天地

愛國者治港要搞「五光十色」

思旋

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將於12月19日舉行。連日來，香港戰鼓頻催，候選人及各個政黨與社團連場舉行競選集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視像講話，談及香港立法會選舉事宜。他豐富而又有內涵的演說在香港引起極大的反響。他表示，落實愛國者治港並非要搞「清一色」，而是要在愛國愛港旗幟下，最大限度拉長包容多樣性的半徑。夏主任極其形象化，表示愛國者治港是要搞「五光十色」。

其實，國際間有某些衝着中國而來的外部勢力，企圖干預香港選舉，夏寶龍主任批評某些反中亂港人士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令香港社會分化撕裂，導致社會失序，甚至發生暴亂。夏寶龍主任強調香港實行什麼樣的選舉制度都是中國內政，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符合香港實際、是否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

其實，今次香港立法會選舉是啟用新選舉制度，將為香港帶來新氣象。理性的香港人，應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積極在12月19日去投票，選出愛國愛港而又德才兼備、具有為市民服務的崇高理念、積極為改善經濟民生出謀獻策的候選人入立法會。今次立法會有90席，有充分代表性。期望候選人能進行一次良性競爭的選舉，期望當選者要務實監督施政，啟動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時代。而香港人由此而增加對港式民主選舉的自信心！

轉眼間2021年快將過去了，今年的香港備受各方面的煎熬和挑戰，然而，幸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雖然香港和內地通關仍未開始，但「香港健康碼」系統出爐了，恢復與內地通關如箭在弦。遺憾的是，新冠肺炎仍未「清零」反而又出現了變種Omicron病毒。數據顯示新Omicron病毒傳播快但病情較輕，仍令世界各國出現新的恐慌，在環球經濟漸見復元時又增添了新的不明朗因素。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李克強總理早在12月3日預告將會適時降準後，人民銀行接着宣布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零點五個百分點，釋放出1萬2千億元人民幣長期資金，以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迎接中共二十大的召開。顯然，是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在面對環球不明朗的複雜大局，中國發出對經濟健康發展的策略，不但對中國內地以及港澳地區大起穩定作用，增加信心，而且必惠及環球，同樣起了穩定作用。

心窗常開

疫境逆情 霍金精神

潘金英

幸福不是必然的，疫境下誰臨逆情，怨天無用，轉換一個角度，隨遇而安，安慰自己是不幸中之大幸，也是特殊的福分吧。

生活給了每個人不同的境遇，在這顛沛流離的人生中，有幸有不幸，人可以選擇歌唱，也可以選擇哭泣，但生命有限，我們不能放棄，那就要積極樂觀，有此永不放棄之精神，才能讓我們內心強大！疫情下讀《霍金傳》，令我感悟尤深，人生變數難測，誰都不知何時會遇上困境挫折，怎去面對？怎戰勝它？

我敬佩霍金（**見圖**），他任劍橋大學教授，有無數榮譽，卻失去了活動能力！悲痛他在風華正茂的21歲，竟患上肌肉萎縮症，一世都要在輪椅上過活。

這位科學巨匠，一生只能靠機器來表達所思所想，他能保有夢想嗎？除了在病床上嘆息，在輪椅上幻想死亡，霍金應該做什麼？某夜的一場夢，為他照亮未來的道路，也讓他找到生命的意義，他決定要做更多有價值的事，不讓個人生命白白浪費，他開始研究宇宙，重拾自己的夢想……雖然命運的枷鎖一直牢牢扣在他身上，不久霍金因患上肺炎而要做穿氣管手術，徹底被剝奪了說話的能力，但他不放棄，拒絕認命！

你能想像嗎？他無法說話，只能在輪椅上度日，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動，他要繼續生活及追夢，是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人置身逆境，如何逆轉命運？當人人都怨嘆命運不公時，樂觀的霍金說的話，讓全世界為之震驚！「我的手指還能活動，我的大腦還能思維；我有終生追求的理想。」也許我們永難體會到霍金身體疾病的痛苦，卻必能感受他骨子裏的樂觀！永不服輸的霍金，即使遇到再多困難，也努力克服！多少人知道這科學家背後付出了幾多毅力？

輪椅上生活確讓他失去太多，但他不曾喪志消沉，而是對未來充滿希望！正因為已落低谷，才有信心作反彈的餘地。霍金身殘志不殘，從不自暴自棄，他說這世上還有他愛以及愛他的親友，他不放棄，他還有顆感恩的心。

詩人惠特曼說：有陽光的地方，影必墜地。霍金的生命，有雨霧籠罩的陰影，但也有燦爛的陽光。每個人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難關，有的也許咬牙就挺過了；但有的，就要你用霍金永不服輸的精神，長年累月才可望打退！疫情不正如此？人要堅持夢想、活在當下，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感恩，自會有力量抗逆！

翠袖乾坤

兒童拉丁舞之樂

余似心

最近有幸參觀了新一屆的「全港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參加人數之多，令賽事須由早至晚舉行，意想不到香港中、小學開辦標準舞和拉丁舞這麼普遍，實在是一大喜事。

我十分喜歡拉丁舞，也一直拜師學藝，但我們成年後才開始學習的，跟年紀小小就踏台，實在是兩碼子的事。

大賽那天見多個四五歲的小娃兒也悉心打扮到來，女的化妝紗裙頭飾跳舞鞋等一絲不苟；男的也一身紳士裝扮，賽前在會場嘻嘻哈哈地跑來跑去，當比賽站到賽場，音樂奏起便成了另一個人，一舉手一投足，跳得有板有眼。

除了幼稚園的小孩，還有眾多的小學生和中學生。拉丁舞的其中一個吸引之處是女生那一身帶點性感、不失瀟灑、色彩繽紛、閃閃生光的舞衣和頭飾。隨着拉丁美洲的音樂節拍，跳來熱情奔放，姿態美妙，充分表現人體美。

香港學校大都以學術科目為主，能有跳舞活動已經很不錯。我覺得拉丁舞是多種舞蹈中最適合香港學生之一，因為節奏感強，肢體活動性大，體態優雅，與中國人傳統的含蓄性不一樣，反而可以讓平日過於拘謹的小孩和少年，得以透過舞蹈和服飾釋放自己，全情投入忘卻現實，與自己的肢體、音樂和舞伴共融，達至完全放鬆，紓緩壓力，從而產生快樂情緒。

大家都曾透過電視看過巴西每年2月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為期5天的嘉年華，大家狂跳森巴舞的歡樂氣氛吧。我想，如果你的子女求學日子並不愉快，可嘗試讓他學拉丁舞。拉丁舞是一個泛稱，指源自拉丁美洲的所有交誼舞或者民間舞蹈。在國際賽中，拉丁舞主要包括查查、倫巴、森巴、鬥牛舞和牛仔舞，都很令人着迷。

●年紀小小便學拉丁舞，長大必然姿態優雅。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回到鄉下去

楊麗麗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想回到老家，想回到父輩耕耘的土地上。那裏有我熟悉的鄉音，有我兒時種下的桑葚樹，還有我快樂的童年歲月。

我像一尾魚，游離了養育我的村莊和土地，就失去了最滋潤的水源。我把自己安置在城市的一角，學着像城裏人一樣吃飯睡覺，可是我最終敗在了水土不服上，在經歷了塵世間的勾心鬥角後，我卻更加嚮往鄉下生活的寧靜淡然，總覺得城市裏的那張床沒有老家土炕睡得踏實安穩。用母親的話來說，那床在三四米高的樓房裏，沒有接地氣，怎麼能睡得踏實。

老家的院子是父母為我固守的一片「江山」，當我遠離城市煙火，滿身疲憊地躺在老家的土炕上，母親依然會端出我愛喝的小米粥：「累了，就回來歇幾天吧！」而父親則會拿起鋤頭不聲不響地走向他耕耘的土地，我知道他回來時會用甜甜的紅薯慰藉我的腸胃。有父母守護的院子，那裏依然肥沃得讓人心生愉悅，一畦韭菜、一架絲瓜、一畦茄子，還有一溜小白菜剛剛撒下種子，母親把院裏那個小菜園經營得風生水起，每每從老家返回城市的蝸居，那些絲瓜、茄子、豆角就成了我最忠誠的旅伴，它們伴我一路顛簸，一起從鄉村流入城市。但他們也和我一樣有水土不服的毛病——誰讓我們都是母親養大的孩子呢。

回到鄉下去，是我一直的希望。還有哪裏的天空能像鄉下日子裏的雲淡風輕，還有哪裏的土地能像老家院子裏的肥沃？回到鄉下去，我可以卸下諸多的包袱，肆無忌憚地吃着大葱蘸大醬，可以無所顧忌地躺在溫熱的土炕上，不用早起，也不用塗脂抹粉。看樹梢的朝陽，看村口的落日，無所顧忌地和父母談論天氣，談論那些雞鴨豬羊，談論院子裏正在茁壯成長的小白菜，還有鄰居家剛剛出生的小黑狗……閒下來了就和母親一起擀麵皮、包餃子，把日子塞進柴火灶裏一點點燃燒着，看那裊裊炊煙像長了翅膀的鳥兒，一直飛到我看不到的天際。

回到鄉下去，整個人都像被溪水沐浴了一般，變得純淨而無欲。與鄰里間的相處也是那樣的隨性而和睦，送給張家一把豆角會換來一籃橘子的回饋，拿起幾根絲瓜去李家串門，回來時手裏肯定多了幾根黃瓜。幫母親提着泔水餵小豬崽時，老遠就有鄰居和我打起招呼，母親也繫着圍裙不停地囑咐我：「家裏有剛榨的兩桶花生油，回城前記着帶着，炒菜可香了。」回城，我突然討厭起這兩個字，它們硬生生拉開了我和村莊的距離，也拉開了我和母親的距離，院子裏那些花花草草如今已成了我生命中的過客，那個天天追着我「咬」的黑狗也早已經被父母埋進了黃土裏，曾經被我天天「欺負」的棗樹已經高過了房頂，高高在上地看着我，我即使跳起腳也再觸摸不到它的枝葉。我知道，它雖然像我一樣離這個小院愈來愈遠，但我們的根依然扎在這個院子裏。就像母親說的：「人啊，走得再遠，你的根在這裏，早晚都會回歸的。」

有人曾說過：「生命，只有來路，沒有歸途。」可是我覺得父母在的地方既是我的來路，也是我的歸途。回到鄉下，腳踩在父母固守的那一方土地上，整個人都很踏實，那些熟悉的感覺會通過溫熱的土壤一點點傳遞給我：我看到那個紮羊角辮的小姑娘踮起腳尖，擼下一把又一把槐花；我看到那個繫着紅領巾的小姑娘，在棗樹下大聲朗誦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我看到那個穿着紅裙子的小姑娘，和母親一起種下了一棵桑葚樹……我還看到無數的小姑娘，她們有的在逗弄院子裏的大黑狗，有的蹲在母親的菜園裏偷吃西紅柿，有的爬上牆頭偷摘鄰居家的紅李子，還有的正在和院子裏的鳳仙花聊着天……隨着日子的一天天流淌，那些小姑娘都長大了，她們慢慢地匯聚成一個少女，背起行囊，戀戀不捨地離開了這個籬笆小院。可是少女離別時滴在土地上的眼淚讓她和這個院子依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梁思成說過：「對於中國人來說，有了一個自己的院落，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而如今我也有一個院子，就在鄉下，父母安守的田園裏，回到那裏，即使再漂泊的靈魂也會安定下來，院外是紅塵俗世，院內是我的靜謐安然。院中瓜果飄香，野花爬滿籬笆，放下一切世俗雜念，就在剛剛開花的棗樹下，支一張茶桌，泡一壺花茶，這裏一定要花茶，最好是茉莉花茶，這樣就有滿園的花香靜靜地伴着我們過自己的小日子。多好啊，不用阿諛奉承，不用曲意討好，也不用來回奔波，就在這樣靜謐安然的小院子裏，園中有菜，田裏有糧，屋裏有父母。有月的日子，就坐在棗樹下，看清光從枝椏間灑落一地光輝，陽光晴好的日子，就窩在院子裏的躺椅上，任暖洋洋的陽光灑在身上，有雨的日子，就躺在結實的土炕上，靜聽雨兒滴落在鳳仙花上，那樣地自由自在又踏踏實實。

回到鄉下去，「那裏是我的家，我生在那裏，長在那裏，那裏的一草一磚都是我的生活標記。」如果累了，就回到鄉下去吧，給自己的心靈放個假，回到父母的身邊，撒撒嬌，淘淘氣，再做回那個讓家裏黑狗都討厭的孩子，種一畦自己想吃的蔬菜，讓土地結出的果子慰藉心靈的春夏秋冬。

網人網事

源頭打拐

狸美美

上周內地互聯網上最大的熱點莫過於「孫海洋終於找到孩子了」。這位電影《親愛的》中的主人公原型，因為14年來堅持不懈地尋找被拐走的兒子而感動了全中國。如今，電影中都沒給出的圓滿結局終於走進了現實，當孫海洋一家三口抱頭痛哭時，屏幕前不知同步多少人落淚了。

然而，抱在一起後的這家人，從此就能幸福了嗎？

有些事情，一旦發生，便是無解。尋子尋了14年又57天的孫海洋，全國人民都知道他這一路是如何熬過來的，在終於找到兒子孫卓後想帶他回深圳，但孫卓卻表示：「雖然很愧疚，但應該不會離開養父母。」另一個著名的尋子代表、電影《失孤》的原型郭剛堂，在騎行了數十萬公里、跑了31個省份、報廢了10輛摩托車後，終於找到被拐了24年的兒子郭新振，但郭新振也同樣表示：「還是想留在養父母身邊。」

曾有公益機構的專業人士說，找到的被拐兒童，之後能真正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的，其實最多只佔兩成，超過80%是回不去的。有網友總結，這也就意味着，丟了孩子的父母要失去孩子兩次，一次是被拐的時候，一次是找到的時候。是孫卓、郭新振和那80%的孩子們冷血嗎？當然不是。他們之所以和「意難平」的看客們選擇不同，是因為看客們只是飯後吃瓜，而他們則是真正經歷了那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和養父母相處的時光。看客們可以簡單地用道德衡量，而他們的天平上卻還有複雜的情感和人性。這就是「團圓」的真相。有些事情，一旦發生，便是無解。

所以最好的情況不是找到了，而是根本就不要發生。可是你我都知道，類似的事情卻一直在發生。兒童失蹤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但是造成的原因和形態卻不盡相同。在一些西方國家，兒童失蹤多涉綁架，販賣相對少見；東南亞的部分國家屬於婦女兒童拐賣重災區，其中女性多被騙走從事色情業，而兒童則多奴役。內地的拐賣兒童現象不容樂觀，且成因非常獨特——很多是因為重男輕女思想作祟，導致買方市場旺盛。此前有媒體報道，一些偏遠地區的村落甚至幾乎家家都有買來的男孩，而與之相對的，就是大量一出生便被丟棄的女孩。

也所以，吃瓜群眾們才會那麼「意難平」，一方面既是慨嘆親生父母尋子不易，另一方面更是氣惱孩子竟然「認賊作父」。從這個角度來說，吃瓜群眾們完全正確，甚至這也是內地拐賣兒童現象屢禁不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有需求才會有市場，可內地目前對於收買被拐兒童的「買家」幾乎沒有懲罰。

對於「人販子」，目前內地最高量刑可判死，普通的也要5年上10年下；而對於「買家」，卻只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說，頂多「判個兩三年」，就能偷來一個「即便親生父母來了也不會走」的「親兒子」，就能偷走一家子的人生。世間最便宜之事，莫過於此。

對於坊間呼籲「買賣人口一律死刑」，小狸持保留態度，因為單一重刑會激勵罪犯成為亡命徒，從而導致鼓勵犯重罪。但避免單一重罪不等於沒罪或輕罪，對於拐賣人口，最合理的應該是「買賣同罪」，斷絕需求才能做到源頭打拐。讓那些「養父母」們付出不可忽視的法律代價，同時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這應該是這種野蠻事件的最文明挽救了。

信而有征

土味意國（一）

劉征

第一次去意大利旅行的人難免會前往羅馬。此處是整個意大利的首都，擁有這個國家最龐大的鬥獸場、噴泉（特萊維噴泉）、樓梯（西班牙台階），還包含着一個國中之國——梵蒂岡。隨處可見米開朗基羅的雕塑、提香的繪畫，就連通向天使堡的聖天使橋，也是被十二尊仙人的雕像俯瞰着。這些雕像做出撩裙向下的姿態，像是馬上要與橋上的人匯合。這種感覺很奇妙，像是神主動加入了你，而不是讓你去追趕祂。於是，神就顯得既生動又可接近。祂的裙襬甚至就要被風吹到你的臉頰上了。

然而，羅馬並不是那麼意大利的，就像巴黎並不是那麼法蘭西一樣，它們都跟所有的大城市相同，被各種高大的象徵物遮蔽了。即便如此，如果硬要在羅馬尋找意大利的影子，那就是一種被天主教浸淫着的生活。這種宗教的影響力在全世界其他發達地方已經不多見了。儘管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依然在國家電視台直播教皇的各種典儀，可真正擁有虔誠信仰的人並不多。意大利人不同，或許因為他們離教皇更近，反倒令他們學會把宗教從儀式當中解脫出來，成為一種生活。

在羅馬、威尼斯這樣的大都市，首先容易讓你感嘆的不是教堂的宏偉，而是它們的數量。尤其是威尼斯，當你步上街頭，隨處可見，都是鋪天蓋地的禮拜堂。因為太多，你就難免對它們生出輕慢之心。不為禱告，下雨天你也會進去避雨，累了就坐在禮拜堂的長椅上歇一下。好像這個建築只是某種普通的公共設施，完全不具有宗教的神聖感。可不知不覺間，宗教因為成為一種生活，就和居住者分不開了。在歐洲旅行的人經常嫌棄遊覽地的教堂太多，十分單調。可在意大利，你很少會發出類似的抱怨。街角的這個教堂就那樣大門洞開，空無一人，你想進就進，想出就出。甚至連羅馬道路上的招貼也無法分清神聖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它們的布局和模特兒的表情都像極了中世紀留下來的那些宗教畫。

即便如此，意大利人還嫌都市當中的神不夠親民。譬如費里尼，就是意大利都市生活堅定的批判者。你經常能通過他的電影看到各種荒誕的都市故事，所展現的無一例外全是富有階層生活的糜爛。這些人當中有教士、資產者、知識分子，他們統統在費里尼的鏡頭下腐爛發臭。否定教士並不是在否定神，恰恰因為這些教士不是神，他們急於滿足自己作為肉身的尊崇，就混跡於達官貴人之間，從而脫離了民眾，成了某種特權階層。費里尼對神的承認，類似於承認一種悲憫視角。在《八部半》當中，你會看到一架飛機懸吊着一尊基督的雕像在羅馬的上空迴旋，看着這座「罪人的城市」。而意大利人都像費里尼這樣，承認着這個看向眾生的、全能的神的存在。因而，意大利的神和別處不同，祂們都平易近人。

無論是上面提到的聖天使橋上的神仙，還是那些無人把守的教堂，亦或是博物館中各種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都是接納式的。甚至可以說，世界上有許多的博物館，唯有意大利的博物館最生動。因為接納可以帶來寬容，有寬容便有豐富。意大利人的生活因為這種寬容展現出傳統和無狀的樣子，這讓他們的生活看起來特別有滋有味。